

执行主编 孟广林 王大庆

新世界史

*New World
History*

〔 第一辑 〕

什么是世界史：跨越国界的思考

〔美〕唐纳德·沃斯特：什么是世界史？——或者说，世界史应该是什么？

刘家和：试谈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马克垚：谈如何编写世界史

钱乘旦：“世界史”的理论、方法和内容

徐浩：什么是世界史？——欧美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谏议

朱孝远：研究型世界史的要素和展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新世界史

〔第一辑〕

执行主编 孟广林 王大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界史. 第一辑 / 孟广林, 王大庆执行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201-0536-1

I. ①新… II. ①孟… ②王…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3319 号

新世界史(第一辑)

执行主编 / 孟广林 王大庆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张晓莉 叶娟

责任编辑 / 叶娟 肖世伟

出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列国志出版中心(010)59367200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49千字

版次 /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201-0536-1

定价 / 8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 2016 年

“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New World
History*

《新世界史》编辑委员会

(按音序排列)

[美] 大卫·皮库斯 (David Pickus)

杜宣莹 郭小凌 何黎萍

侯 深 侯树栋 黄春高 金永丽

[德] 柯安慈 (Agnes Kneitz)

刘北成 孟广林 钱乘旦 宋云伟

[美] 唐纳德·沃斯特 (Donald Worster)

王大庆 王皖强 王文婧 徐 浩

徐晓旭 许海云 晏绍祥 赵秀荣

周施廷 朱孝远

本辑执行主编

孟广林 王大庆

责 任 编 辑

王大庆 周施廷 徐进伟 王 静 徐璐瑶

编者的话

马克思曾经指出：“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虽说历史学是一门十分古老的学问，但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的编纂不过就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在中国，“世界史”更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十分年轻的分支学科。这个学科诞生之后，“世界史”研究不论在国外还是中国都经历了很多发展和变化。在当今中国已经走向世界并逐步融入世界的时代大背景下，尤其是在“世界史”被提升为与“中国史”和“考古学”相并列的一级学科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一方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现实挑战。除了研究基础的相对薄弱和总体水平还有待提高之外，一些具有根本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也亟待世界史学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梳理和研讨。例如，在世界范围内，“世界史”这门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它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在中国，“世界史”研究是如何从无到有的，又经历过哪些变化？与国外相比，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呈现出哪些自身的特点？“世界史”与“中国史”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国外近年来“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势，我们又该如何做出回应？中国“世界史”研究未来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

基于这些问题，2014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组织召开了主题为“什么是世界史：跨越国界的思考”的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很多积极的回应，在回顾中外“世界史”学科所走过的发展道路的同时，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现状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各抒己见，并对这个学科的未来做出规划和展望。2015年11月，在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教师集体编写的五卷本《西方历史文献选读》陆续出版之际，我们又组织召开了以“世界史资料建设和教材编写”

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对上述问题再次进行了更为具体和深入的探讨。

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新世界史》（第一辑）就是围绕“什么是世界史：跨越国界的思考”这一主题，在上述两次会议学者的主题发言和提交的学术论文的基础上，精选与该主题相关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编辑而成。

《新世界史》集刊计划每年出版1—2辑，编辑委员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的全体在职教师组成，每辑分设执行主编，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论述，主要栏目包括“专题研究”“文献和论著选译”“学术动态”等。我们期待本集刊能够成为反映中国世界史专业的新研究、新成果和新趋势的一个平台和窗口。欢迎海内外的世界史专业同仁关注和赐稿，同时也希望得到广大世界史爱好者和研究者的批评和指正。

本集刊的创办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全体教师的热情参与，编辑和出版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经费的资助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辑编者

2016年12月1日

· 专题研究 ·

什么是世界史？

——或者说，世界史应该是什么？……………〔美〕唐纳德·沃斯特 / 3

试谈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刘家禾 / 6

谈如何编写世界史……………马克垚 / 9

“世界史”的理论、方法和内容……………钱乘旦 / 12

世界历史学的意义……………张顺洪 / 16

世界史研究的视域与路向……………孟广林 / 33

什么是世界史？

——欧美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诤议……………徐 浩 / 52

研究型世界史的要素和展望……………朱孝远 / 63

世界/全球史的民族化与全球化：“无中心整体研究”

全球人共有共创共享的全球史……………张伟伟 / 80

变动世界中的世界史编撰……………董欣洁 / 112

简论世界史学科内的次级学科划分……………张 箭 / 130

发展中的“世界史”概念……………宋云伟 / 143

独立的古典学？抑或世界史体系中的希腊罗马史？……………吴晓群 / 151

晚期古代研究中的长时段视角与泛文化史模式……………侯树栋 / 161

深度史学的实践及其困境	王献华 / 170
山东的世界史学“双璧”	
——刘祚昌和王春良先生	陈海宏 / 175
威廉·麦克尼尔：他超越了所处的时代	施 诚 / 187
世界史研究中史料运用的程度问题	刘景华 / 193
圭恰迪尼的《格言集》与马基雅维利	周施廷 / 199
英国历史档案与手稿判读	杜宣莹 / 216
鸦片、大英帝国与近代资本主义	金永丽 / 227
欧洲一体化运动中宪政模式的历史考察	许海云 胡 晔 / 243

· 文献和论著选译 ·

世界无边界：环境史的

国际化 …〔美〕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 侯 深 译 / 269

思想史还是社会文化史？

法国的轨迹 …〔法〕罗歇·夏蒂耶（Roger Chartier） 王文婧 译 / 277

· 学术动态 ·

对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回顾、思考与展望

——“什么是世界史：跨越国界的思考”

学术研讨会侧记 王大庆 / 313 |

中国人民大学世界史教师的集体新作：

五卷本《西方历史文献选读》 何黎萍 / 342 |

《新世界史》征稿启事 / 347 |



专题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New World

History

什么是世界史？

——或者说，世界史应该是什么？

〔美〕唐纳德·沃斯特

（美国堪萨斯大学赫尔杰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

本文标题的问题极易回答——世界史就是这个世界的历史。但是要准确回答这个世界是什么，或者说，这个世界在哪里，它的历史起自何时，就比较难了。

世界史应当是关于整个地球的历史。《新牛津美国词典》将“世界”解释为“地球，民族以及自然特征”，《韦伯辞典》也将“世界”定义为“地球及所有在其上存在的人和事物”。我则更倾向于说，除了所有的国家和人，世界史还必须包括地球上一切有机和无机的自然之物。无疑，我们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来书写这个整体的某一部分，但是我们同样应当从地球行星的角度来思考我们自己。

欲使世界史昌盛于历史学者当中，需要拆除三座堂皇的壁垒。第一座壁垒是透过单独的民族国家孤立地思考过去。这种陈旧的思考方式通常带有民族主义或例外论的色彩，而这种情绪有时甚至也存在于历史学家当中，以致令他们难以对自己的国家进行批评。

世界史研究的第二座壁垒则是将自己在地球所处的这个区域看作一切事物的中心。历史学者往往竭力追问哪个地区更好，为何此地区成功，而彼地区失败，为何西方衰落，而东亚崛起等问题。很多学者在反对国家中心主义的同时走向区域中心主义，但后者也可能成为必须克服的另一个盲点。

在努力推动历史学者挑战区域中心主义方面，无人堪比英国学者阿诺

德·汤因比。他将历史上的文明分为 21 种，其中没有任何一种较之其他更为优越。他让全世界的读者看到所有地方的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果将之摒弃，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于世界历史学者而言，这是一份永久的遗产，是一部后区域史，它在精神上是宽容的，在分析上是复杂的，并具有成熟的理解能力。

威廉·麦克尼尔与其子约翰一道，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2003）一书。该书超越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强调通过贸易、旅行、思想和技术的传播，连接世界人民、文化以及文明的各种关系的组织或网络。宾格勒斯、汤因比二人倾向于将过去的文化和文明看作独立的、自力更生的，麦克尼尔则强调，人类之间，总是在一个独特而又相互影响的世界性网络中彼此依存、联系。这个人类之网的形象大概是今天世界史学者中的主导范式。

然而，我担心，“人类之网”的概念逐渐变得像挂在墙上的蛛网，过于模糊、诗意，却不足以成为一个分析模式。人类之间彼此纠缠的事实自身并无法解释一应变化。在本初，是什么造就了我们所交换的种种事物与思想，如技术、信仰与疾病？任何在此网络中循环的东西必须首先被创造出来，方能得以交换，然而此书并未解释新事物是如何且又为何出现，而只是告诉我们它们是怎样传播的。

与其父相比，小麦克尼尔坚持认为，世界历史另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发展方向。他指出，历史讲述着一个人类物种创造更为人化的星球的线性故事。相对于另一些认为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带来技术对人的掌控权力，以及控制技术的少数精英对他人的控制权力，小麦克尼尔并非反技术或亲自然者，而是一个人类成就的谨慎赞美者。因此，他和另一些人一道，开始用“人新世”（Anthropocene）的观点撰写世界史。

“人新世”是在人类统治下的地球的名称。关于它，仍然存在若干根本性的争论。这里，我试图看到它可能具有的积极方面，促使历史学者超越我们偏狭的人类视角，将人和自然的关系视为世界史的中心来关注。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最新的范式。

至此，我们遭遇第三座壁垒——人类中心主义，它阻碍我们完成一部包容万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一直定义着我

们这一学科的特征，而今，如同古老的民族中心和西方中心主义一样，也遭到挑战。在新一代史家看来，世界史应当不仅聚焦于“人类之网”，还应关注“生命之网”（the web of life），亦即这个星球的生态。

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试图打破这一疆界，书写一部更为完整的关于世界或地球的历史。其大作《文明：文化、野心与自然的变迁》看似是对汤因比时代的回归，然其标题的后半部分却将我们的注意力自上帝的思维转向地球上的物质生命。他将“文明”定义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我不尽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但是我认为他指向一个正确的方向——自然。尽管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其他学者（还有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并未完全无视自然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只是在最近才有历史学家开始发展出一种更具生态学的觉悟，并且更科学地进一步理解他们的任务。

这种意识的扩大引导历史学家们去接受自然科学，其趋势是老一代人所不可想象的。我们可能正生活在一个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已达到空前规模的时代，但是这种控制仍然是有限的、零星的，而且有可能无法延续到遥远的将来。挣脱所有狭隘的地域主义，冲破古老学术陈旧假设和意识，将是我们的必然取向。

而今，我们站在比之从前所实践过的更为充实和优秀的历史的边缘，一个世界，或曰地球的历史，它包含中国，也包含世界其余地方；它包含所有人类，也包含岩石、树木、季节和气候，这一应在我们之前便已存在，也与我们共同塑造今天这个星球的事物。这便是我希望未来我们所撰写的世界史的范围与尺度。

（翻译：侯深）

（责任编辑：王大庆）

试谈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刘家和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在讲“世界史”之前，我们首先会问，什么是“世界”？从词源学的意义上来讲，英文的 world 和德文的 die Welt 是同一个字根，都来自于条顿语，这个词的词源义为“世代”或“人生”，其首列义项为“人类存在：人类存在之时期”。由此词源义引申出不同方面与层次的引申、次引申义，或表人类之全体，或表其中之部分等。这个词在法语、俄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的情况与英文相似，同样具有多方面、多层次之引申义。中文的“世界”最初叫作“天下”，“世界”这个词是从佛经翻译过来的，“世”是讲时间的，“界”是讲空间的，仍然具有上述的特点。所以，“世界”这个词是个极广泛的概念，可以广到“人类的存在”，甚至到“存在”，几乎是包罗一切的。最高一层的“世界”就是现在讲的“全球”。此外，“世界”又可以指整体之部分，小可以小到一个圈子，比如工商界、学术界。讲“世界史”，实际上就是讲“小世界”如何形成“大世界”的这样一种过程。这是因为，我们认识世界都是从离我们最近的世界开始的，逐渐认识到远的世界，人类的世界之所以能够形成共同的世界，就是“小世界”和“大世界”相交融的结果。所以，“世界”这个词从内涵上讲是多层次的，从“整体的世界”到“分层的世界”，一直到我们所看到的“小的世界”。

第二个问题讲中国的“世界史”，这是一个名与实的问题。现在，我们中国的“世界史”是名不副实的，“世界史”不包含中国史，我们已经习惯了“外国史”就是“世界史”的看法。从这个概念的外延来讲，“世界史”缺少中国是不完整的，不符合“世界史”的这个定义。接下来的问题是，

“世界史”的外延假如说就是指全世界，那真正的“世界史”能够做到包括全世界，包括每个国家吗？这是不可能的。包括麦克尼尔的著作在内的“世界史”都没有包括每个国家。因为，要包罗一切国家，既无可能，又非必要。无可能，不难理解；非必要，还是需要从“世界史”概念内涵的角度予以考察。“世界史”的下面是“国别史”或者“文明史”，而“世界史”跟“国别史”的区别，除掉概念的外延之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内涵。“世界史”必须是一个统一体、一个整体的存在，必然是有其内在结构之“大一”。如果“世界”是一个个国家的话，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文明就都是一个“小一”，它有自身的内部结构，但是把每个国家自身的小的结构加在一起，是加不出一个“大一”来的，还是“小一”，一堆杂乱无章的“小一”。诸“小一”自身结构的简单相加，得出的必然是“多”，用康德的话来说，只能是茫然无序的“杂多”。所以，不能把“国别史”简单地相加就成为“世界史”，必须是国别的历史在相互的交往中由“小一”到“大一”，只有这样世界才会成为一个最高一级的有机整体，也就是超乎诸“小一”之上的“大一”。所以，真正的“世界史”应该从交往中看，从联系中看，从融合中看。一位合格的世界史家在写“世界史”的时候，不是把每个国家都写出来，他要从这个国家对全世界的贡献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从世界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永远会在一定时间和地方把那些对世界最起作用的国家写在最显著的位置上，把其次的国家写在不同历史“景深”的不同层次上，以致把某些未起重要作用的国家放到昏暗的地平线以下。这里用的“景深”是照相的术语，就是通过透视的方法把各个国家放在不同的层次上。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史也是不能不写入“世界史”的。

再谈第三个问题。刚才说到，“世界史”是可以以“国家”为单位的，除了“国家”，这个单位也可以是“文化”或“文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是可以不要？我个人的答案是应该有或必须有。其理由如下：第一，如果“世界史”是以国别为基础来架构的，那么其研究取向就必然是跨国的和国际的。中国历史在形成的过程中，内部不断有着跨区和区际的沟通与一体化的进程；对外也一直有着跨国的和国际的沟通与关联的进程。中国在由“小世界”到“中世界”再到“大世界”的进程中一直在发挥着作

用。第二，如果“世界史”以文明为基础来架构，那么，借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讲，中国既有“古历史”文明，又有“轴心期”文明，而且已经在以往的人类文明的交流与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忽略中国文明史，则无法研究世界文明史。第三，每一个国家都必然有其观察“世界史”的视角或出发点。各有自己看世界的出发点，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其独特价值的。因为，“世界史”在经验的层面上存在于交往和连贯的过程中，而在理性的层面上则存在于逻辑的比较研究中。没有比较研究，就不可能在“异”中见“同”，也不可能在“同”中见“异”，从而也无从在“多”中见“一”，在“一”中见“多”。而比较必有其自身的出发点，各国皆有其自身的特色。多重的以至竞争的各具特色的比较视角，有可能成为人们丰富自己对“世界史”的认识的可贵资源。

（责任编辑：王大庆）